

## 二、2018 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北京評析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主稿

- 安倍訪中係日本首相近七年來首次成行，惟其成果經濟重於政治，象徵重於實質，具有試探水溫的性質。
- 安倍試圖在美國經貿施壓日本之際，階段性推動「親美和中」的避險戰略，同時也誘使北京勿對自民黨「修憲」施壓，以符安倍政權現階段之內外利益。
- 若川普繼續大幅對中施壓，日本避險空間恐逐步縮小。但如美國嚴格追究日美貿易的「不公平」問題，不排除日本對中採取「政經分離」策略。

### (一) 七年來日本首相首次正式訪問北京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10 月 25 日至中國大陸訪問三天，聲稱希望可以開拓兩國「化競爭為協調的新時代」。從會見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等官式行程，到訪問北京大學，再到中日雙方簽署規模為 2000 億元人民幣（34000 億日元）之本幣互換協議，及其他總價值達 26 億美元的 500 項協議，安倍的行程可謂安排緊湊，檯面上的經貿成果也堪稱可觀（BBC 中文網，2018 年 10 月 26 日）。

此次安倍首相訪中，形式上是回應 5 月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訪日，屬於「回訪」性質，但今（2018）年日中關係的回溫，實際上於 2017 年末即已逐步規劃啟動，而名目上以「中日友好條約」40 週年為理由，希望如李克強訪日時所言，使雙方關係「重回正軌」。紐約時報報導此事時，也以「安倍稱日本是中國的『夥伴』，不再是捐助者」為標題，似乎象徵著雙邊關係到了一個新的轉捩點。（“Shinzo Abe Says Japan Is China’s Partner, and No Longer Its Aid Donor,” *Then New York Times*, 2018.10.26）

安倍此行最令人注意的倒不是龐大的商務代表團和形式意義多過實質意義的大批功能性協議，而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宣佈「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水準」，東京將停止持長達 40 年的對華開發援助（ODA），同時「共同開拓協力廠商市場」（江月，觀察者網，2018.10.28）。所謂「共同開拓協力廠商市場」，實際上即是中日雙方共同協助推動本國廠商到東

南亞與南亞參與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合作項目。為了避免美國對日本的指責，以及日本內部的質疑，日中雙方設定「企業先行」作為試點，既促進資金多的中方與管理優的日方的優勢互補，也可減少政治損耗（新華網，2018.10.24）。外交強調禮尚往來。據指出，習近平有可能在 2019 年春夏之交回訪東京，並最後一次謁見即將退位的平成天皇，也使日本整個「平成時代」的中日關係以和平開啟，也以和平結尾。

## （二）美中貿易戰背景下，美日中三邊關係微妙變化

日方低調嘗試與北京展開「一帶一路」的企業合作，其跡象早在 2017 年秋之後便時有所聞。再往前推，從 2012 年釣魚臺列嶼被日方國有化之後，雙邊關係進入冰凍期，加上歐巴馬（Barack Obama）與川普（Donald Trump）兩屆美國總統陸續推動「再平衡」（Rebalancing）與「印太」（Indo-Pacific）戰略加強制衡中共當局的力量擴張，日美關係日益緊密，日中關係日益疏遠，雙方機艦在釣島「相遇」月趨頻繁。但同時兩國首腦也仍有「中日韓總理峰會」、「東協系列峰會」、「G20 峰會」、「APEC 峰會」乃至海參崴「遠東經濟論壇」等機制進行接觸，緩和緊張局勢。

例如 2014 年 APEC 北京雁棲湖峰會前，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先行訪問北京，與大陸國務委員楊潔篪達成所謂改善關係的四點原則共識，重申要「確認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對東海爭議「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可見雙方既缺乏足夠互信，但也不希望局勢惡化損及安全領域之外的互惠（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11.9）。

此後習近平強勢推動「一帶一路」，美、日雖相互提醒、保持警覺，但日中關係始終保持比美中緊張稍微和緩一階的格局。所以當川普於 2017 年與習近平互訪，美中關係一時趨緩時，東京也未被美中邊緣化或「越頂」。當美中關係因「貿易戰」而惡化時，日本雖派出艦船在南海航行響應盟友，但也與北京保持有限合作的可能性，可謂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微妙關係中間，維持「親美和中」的策略。

## （三）美日關係不確定促成安倍推動「親美和中」策略

安倍政府素被認為帶有「右翼」色彩，現階段卻維持「親美和中」

的調性，其原因出於華府川普政府決策的高度不確定性。川普對戰後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與政治體制和組織都抱持強烈懷疑主義，其作風集中表現在美國的「退群」行為，透露出美方準備拋棄、或至少單邊主導大幅改造二戰後自己創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其支柱性組織與建制。退出 TPP 已經不是新聞，美國去年秋至今更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繼續拖欠鉅額聯合國會費、強力施壓加、墨改造 NAFTA 為 USMCA，加入「毒丸條款」(poison pill) 先制排中，且 WTO 仲裁機構的上訴法庭目前幾乎處於停止運作狀態，因為美國拒絕任命新的法官。對此川普團隊聲稱 WTO 接受國營事業為經濟主體的中國加入是一大錯誤，盼望聯合歐、日大幅修改規章，意圖構建一個與世界第二大貿易體、全球半數國家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完全脫勾的新世貿體系，若各國不從，華府不惜先退出 WTO 以施壓（張登及。中國時報，2018.11.1，版 16）。

但是日本是戰後政經秩序的重要受益者，也同是川普政府時常指責的「搭車者」，美國的制裁也不時指向東京。這就使安倍政府產生「避險」(hedging)、「玩兩手策略」的動機（呂伊萱。自由時報，2018.10.30）。而如果習近平當局能影響北韓金正恩政權，協助日本處理國內政治上極重要性之人質事件，推動日朝關係正常化，對日本安全環境改善也不無幫助，是安倍內閣重要政績。特別是 2019 年自民黨重大政策是推動「修憲」，進一步邁向「正常國家」，如果因美國施壓導致中方對安保問題減壓，更是東京樂見之事。

#### （四）美中緊張具長期性與結構性，日本避險屬於階段性戰略

事實上，美國從年初以來迄今的三份戰略性文件（2017 年 12 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8 年 1 月的「核態勢評估報告」與「國防戰略報告」）與 10 月 13 日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被譽為「新鐵幕演說」，加上中方外交部、新華社數度強硬回擊美方論述，短中期兩國關係將難以擺脫學者艾利森（G. Allison）所稱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而且美國還以軍機、軍艦迫近中方水域和空域，邀請英、日、澳各方艦船出入相關水域，向北京展示盟友支持其強硬對華

政策的決心。可以說近十年「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在兩強之間的負面效應即將全面浮現，而且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漫溢到雙邊關係的所有領域 (power transition, 參閱吳玉山,「權力移轉理論：悲劇預言」; 2011)。

如此觀之，安倍訪中取得之成果也屬於階段性的安排，北京與東都知道，未來中日關係的演變還要看川普政府如何處理美中關係。如果川普在最後兩年繼續大幅對中共施壓，日本避險的空間恐怕只會逐步縮小。但如果美國也一併嚴格追究日美貿易的「不公平」問題，也不排除日本對中採取「政經分離」的策略。這一「政經分離」的日本對華政策，或許就是著名外交刊物 *The Diplomat* 近期刊文所說的，「中日關係新紀元」的基本特徵 (“Abe Wants 'New Era'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The Diplomat*, 2018.10)。